



岭·格萨尔王

霍岭战争

岭·格萨尔王



霍岭战争

·下·

王歌行 左可国 刘宏亮 整理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 马萧萧
插图 曲学霭
封面设计 邱陵 高延

岭·格萨尔王
雪岭战争(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¹/₂ 插页: 26 字数: 27万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书号: 10229·0350 定价: 平装 4.30元 精装 6.00元

目 录

33

悲歌声声，激起雄狮王心头万丈怒
火！晃同，你往那里躲…………… 1

34

格萨尔单骑出征霍尔，以智慧和勇敢
粉碎了一路魔障…………… 33

35

千里跋涉，恨别鸟惊心！格萨尔泪领
兄命，直驱霍尔国境…………… 57

36

一连串不祥的征兆，未引起白帐王的
警戒，霍尔君臣舌剑唇枪，好不热闹……
…………… 85

37

白帐王遨游太空，飘飘然忘乎所以，
那知中了巧计，哎哟哟！一声惨叫，跌落
在茅屎坑中…………… 117

38

阿钦滩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帐篷，蛮横
的商人，激怒了白帐王…………… 147

39

武装商旅，一朝离去，真幻难辨；铁
工王收了个流浪儿，不知是祸是福…………… 165

40

粗鲁的挑逗，隐晦的恋歌，神奇的结
合…………… 185

41

神工鬼斧，小唐聂誉满霍尔，博得白
帐王的赏识…………… 205

42

铸金幢，唐聂大显身手，借白帐王的
错爱，除掉了心腹祸害…………… 225

43

聪明反被聪明误！心想驱虎吃人，反
被虎吃；心想施展诡计害人，反给自己挖
了坟墓…………… 249

44

情切切，千里相会传佳音；意盈盈，
指点山河有故人…………… 271

45

岭·格萨尔调兵遣将，向霍尔发动全
面反攻，雅司城危在旦夕…………… 293

46

霍尔军土崩瓦解，恶贯满盈的白帐王
自食其果，马鞍子终于驾在他的脖子上

了.....	31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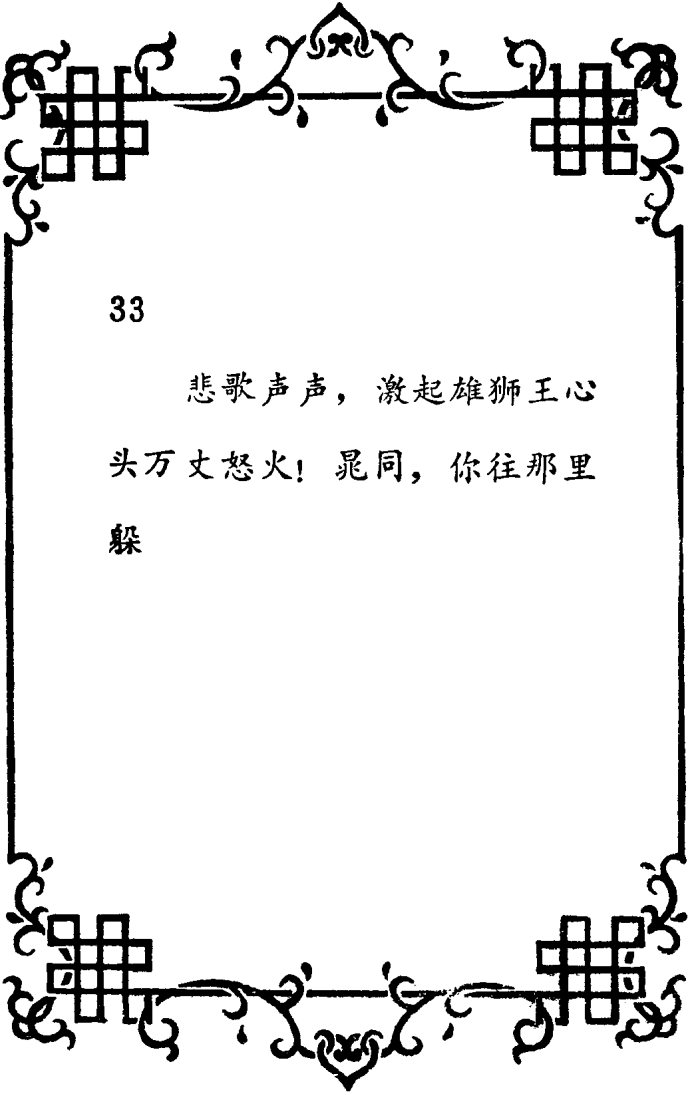
47

怨恶扬善，决不含糊！惟有辛巴梅乳 孜，在黎民百姓的苦苦哀求下得到宽宥	341
--	-----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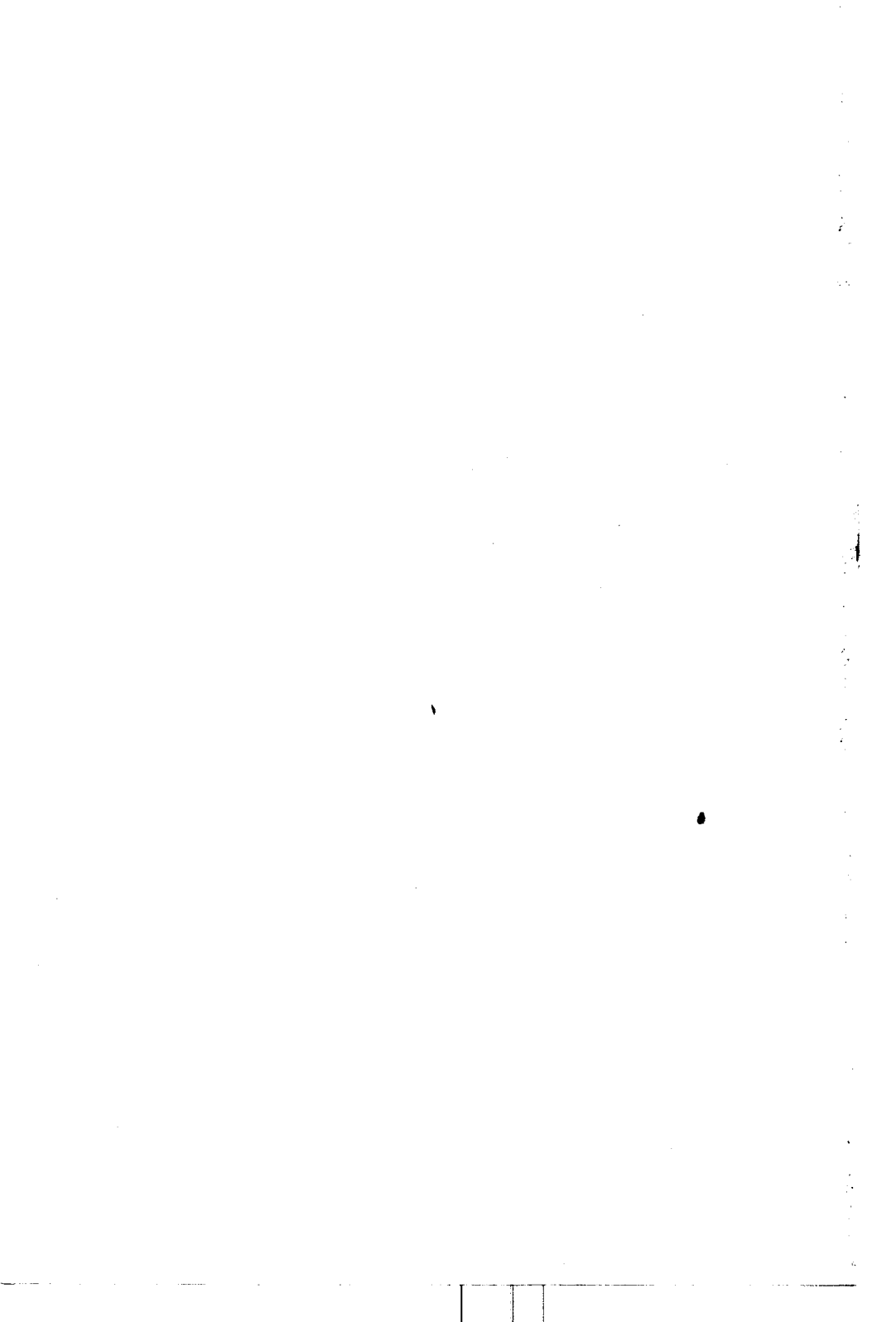
大军凯旋荣归，一路欢歌一路情！岭· 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千秋万代在传颂	369
---	-----

后 记.....	392
----------	-----



33

悲歌声声，激起雄狮王心
头万丈怒火！晁同，你往那里
躲



半壁朝阳和辐射的曙光，象一只神奇的大手，给岭国托举出一个金灿灿的黎明。这时，格萨尔大王化装成一个耍猴的老乞丐，来到了黄河的江惹卜卡玛渡口。

宁静的渡口飘着淡淡的雾，两个侍女在那儿背水，她们右边的头发全部剃去，左边的头发却披散着；右边面颊涂了白粉，左边面颊却抹着锅灰。格萨尔奇怪地问道：

“背水姑娘啊，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唤作什么？这座城堡怎么称呼？你们的头发为什么半边剃光、半边留着？你们的脸为何半边白、半边黑？为什么要打扮成这等与众不同的模样？另外，还要请你们引我去见国王，我要略献小技，讨点吃喝！”

两位姑娘诧异地打量了一番这个外乡人，然后才放心说道：

“我们是给国王背水的奴仆。这个地方名叫岭国，国王名叫晁同，王妃叫赛措玛。这城堡唤作森丑达泽宫。我二人一个名叫阿琼，一个叫莱琼，原先都是雄狮大王和珠牡王妃的侍婢，现在都沦为晁同的奴仆。因为珠牡被霍尔劫去，料想今生再难相见，所以把半边头发剃去，半边脸涂上锅墨，表示我们的忧愤。而为了祝福格萨尔大王吉祥平安，盼望他降伏妖魔，早日归国翦除内奸，特地把这半边头发披散，右边脸上擦上白粉，是表示对他的思念。至于领你去见国王的事，我们实在不敢从命，唯恐国王嗔怪下来，担当不起，还是你自己想法去找吧！”说着，背起水桶走了。

老乞丐循着他们的背影，慢慢地寻到达泽宫门前，连连高声喊道：“长命百岁的老人哪，行行好！给老叫化子一点吃的吧！”

那晁同自从听到雄狮王要从魔地回来的风言风语后，心里老是忐忑不安，经常由王妃赛措玛搀扶着爬上城堡木楼，向下面探视。这天，那老乞丐在城下看到他们后，便仰首高声唱道：

沿着荒凉崎岖的山路走来，
仿佛一个幽灵携着天的湛蓝湖的碧绿。
优雅的歌声抚慰着破碎的山河，
绝美的歌词藏着一个谜一样的消息。

你这个大王多么稀奇呀，
头顶上挽了三个发髻，
请问这样的装束是什么风俗？
你这个王妃多么稀奇呀，
头上的发辫分作三络，
请问这样的发式是哪家规矩？
你这个凶狗多么稀奇呀，
脖颈上套着三个项圈，
请问这样的佩饰表示什么威仪？

我曾去过印度的金刚座圣地，
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王；
我曾去过汉地的皇宫，
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王；
我曾到过卫藏三部，
也没见过象你这样的大王；
你象金光闪闪的太阳一样，

你是多么有福的大王啊！

唱罢，要起猴儿爬竿的把戏，请晁同观赏。并且再次恳求吃食。

晁同一边观赏，一边思忖，然后用苍哑的声音答唱道：

你这老乞丐具有绝大的智慧，

今早你自何方启程？

今晚何处是你的归宿？

我乃是岭国至上的大王，

象太阳一样普照着开满鲜花的领土。

头顶上梳着的这三个发髻，

一个是岭地原有的风俗，

一个是市面流行的装束，

一个是表示大王庄严的威仪。

那王妃的头发梳作三绺，

一绺是岭地原有的风俗，

一绺是市面流行的发式，

一绺是表示我晁同英武的威仪。

给看门狗带上三个项圈，

一个是岭地原有的风俗，

一个是市面流行的佩饰，

一个是表示我国王善战的威仪。

唱毕，那晃同就拐弯抹角地盘问道：

“你们这些到处乞讨的人，在各国往来游行，好象环扣儿一环绕着一环，在卫藏不断流浪，好象把豆蔻剖开一颗连着一颗。俗语说得好，‘消息灵通的乞丐常到大路口来，刁着肉的乌鸦愿往深谷里飞。’你曾去过黑暗的魔地吗？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乞丐嘿嘿一笑，说道：“我正好是从魔国来的，每天走街串巷，没有不了解的事情啊！”

晃同忙道：“真的吗？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问你。”说着，转身进去拿了一盘炒面、一块酥油、一壶美酒，急急忙忙地从那长楼梯上走下来，从那短楼梯上跳下来。

“你若真是从魔国回来，我倒有机密大事相问，以前我侄儿格萨尔去降魔，头三年传说他死了，后三年传说他还没死，如今不死不活又过了三年，共是九个年头了。到底他是胜了还是败了？是死了还是活着？最近还有传闻说他要从小魔地回来，这有可能吗？请你详细告诉我，我要重重地赏赐与你！”

老乞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有福分的大王请听吧！

在那高傲无敌的鲁赞魔王陛下，

我曾给他为奴度过三年的光阴，

再没有比他更仁慈的长官，

再没有比我更恭敬的仆人，

主仆二人就象心肝相连般的亲近。

那号称岭国大王的觉如，

没有获胜反而被魔王降伏，

死去已有八年之久了；
那妄称苍龙般的格萨尔，
早被魔王鲁赞活活肢解，
我也分尝了他的热血和鲜肉。
他上颌骨早已破碎，
下颌骨被埋于土丘，
那尸体一块一块被踢来踢去，
那头发一缕一缕被风吹落山后。

那匹驰名的白嘴野马，
被魔妃梅萨当了驮水的驽驹；
那称为拉肖点巴^①的箭韬，
被魔女们当做纺线的捻轮；
那称为哦玛尔杜觉^②的宝剑，
被梅萨当成拨火的用具，
格萨尔呀竟得到这样悲惨的结局！
不管你听了是高兴还是悲伤，
我只能把所见所闻照实告诉！

那晃同听得心花怒放，连忙吆喝佣人在自己宝座旁给老乞丐搭起高座，请他坐在上边，设宴款待。随后又赏赐了很多贵重东西。晃同得意忘形地喋喋不休：

“好呀，好呀！如今放心了。太阳到傍晚才温暖，人到老年更享福，这个时节已经盼到了！我那个坏侄儿呀，秉性异常顽劣，

① 拉肖点巴，意为神翼颤神箭。

② 哦玛尔杜觉，意为红面斩魔剑。

不管你如何教育，他总是屡犯不改，从不让部落百姓、左右邻舍们过一天安生日子，一味与邻邦寻衅结仇，制造争端。他活该不能长寿！”

赛措玛听到格萨尔死了，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悲痛，伤心地大哭起来。还毫无顾忌地嚷嚷道：“多好的侄儿啊！岭国失去了这么一位英明的君主，天呀，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晃同勃然大怒，跳下宝座，操起棍子劈头劈脸打去，直把她打得昏过去后，这才拂袖而去。那老乞丐于心不忍，一直坐在旁边守候着。

赛措玛醒过来后，含泪唱道：

这传言好似漫天的沙雾，
使我荒漠般的心田加重了凄楚，
难道没有象一滴泉水般的信息，
在我胸中润出一片希望的翠绿？
你这个老乞丐就象一只乌鸦，
嘴里吐不出令人喜悦的言语！

他晃同就象那飘摆的旗幡，
是非不分在风中摇曳。
他的心就象一面没有灵魂的镜子，
照什么映什么从不顾忌。
对你那刺人心肝的乌鸦叫声，
他听着比杜鹃歌唱还要惬意。

那太阳般的格萨尔大王，

和皓月般的贾察英雄，
对弟兄们心地纯洁如同白螺，
对姊妹们象绸子般温柔亲密，
对仇敌凶猛如同电火，
对邪恶刚烈如同霹雳，
他们的美名将传遍大地。

谁知晓世道颠倒时运不济，
口蜜腹剑的老贼晃同，
充当了岭王把部众欺侮，
他见了敌人恨不得用舌去舐，
他听到同僚不幸却心里欢喜。
对家中的妻女亮出刀子，
对自己侄儿们怀着恶意，
对蛮横的敌人奉承阿谀，
对恭顺的子民凶恶无比。

在搬走了帐房的废墟上，
总有乌鸦难听的叫声，
在土崖根狭小的圈里，
总会有小黑牛哞哞的叫声，
在门扇般的小帐房中，
总有晃同龇龇的骂声。

这样的坏消息是否当真？
若不然为何如此庆幸？

但愿他后悔得把胸脯当鼓来捶，
在末日的灾害中送掉性命！
我宁愿让泪水变成滔滔长河，
在这多事之秋了却残生！

她一面唱，一面哭泣不止。老乞丐怜悯地唱道：

愿那吉祥如意的事实，
消除婶婶沉重的忧虑，
也使我老乞丐由衷的欣慰。

晃同的作为都是错的，
但现在送礼并没有错误，
婶婶的心思都是对的，
但现在唱的曲子并不算全对。

从遥远印度传来的消息，
没有根据如同茶碗里的热气，
长长的夜里所做的睡梦，
虚幻的梦境如同水中的影子，
站在半空里放声大笑，
晃同的高兴也如同即逝的云霓，
说狮王竟被妖魔降伏
这话如同芭蕉的心儿一样空虚。

我曾明明白白听到有人这样传说：